



濂溪志卷四

祠墓

遺像

金華宋濂曰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顴而微收
然頤下豐腴修目末微聳鬚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髻三山
喙後有帶紫衣褒袖緣以皂白內服綠如之裳無緣烏赤
色袖手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端倪

濂溪志

卷四 遺像



贊

朱子新安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又

龍城

李乘噫

道州牧

嗚呼此無極翁也與踐形肖貌豈在區區滿天風月一帙圖書蓮香撲鼻草色盈裾噫當此之時動直而靜乎無極翁也與

又

桑日昇

孝廉

仁樂山知樂水先生兼之山水具體身不繫乎一州心能

濂溪志

卷四 贊

二

包乎萬里有黠之狂不必鼓瑟風雩有顏之樂不必簞瓢巷止人曰潔靜精微是之謂易子曰潔靜精微是謂周子

濂溪志

濂溪志

又

濂溪書院

祠堂圖

濂溪志

卷四 書院祠廟

三



濂溪志

濂溪祠圖記

卷四 書院祠圖

四



周子祠正廳三間飛閣重檐前為拜廳左為御碑亭宋理宗書賜道州濂溪書院額也中為儀門其樓曰光霽今則像亭存焉中奉石刻元公像鑄愛蓮說於碑陰外則櫺星門其基卽羽翼道統門也前臨通衢左右二坊曰繼往曰開來舊有聖學源流坊崇德報功坊今存會元鍾萃坊道脈相承坊而已西卽文獻世家門實宋大儒第向有恩榮坊吉水羅洪先扁其堂曰特恩濂溪宗祠居其後仰濂樓在其東南俯瞰濂水最北為諫議祠東為先代祠迤南為

味道亭卽太極亭中藏太極圖說巧拙賦石碣東北爲愛蓮亭山曰太極峯名賢題咏甚多奇石古木城郭之大觀也

道州濂溪祠記

三元閣卽稽古閣

宋胡

銓 澹菴

春陵太守直閣向公抵書某曰紹興之初予嘗蒞茲土壬子春坐諸誣鑠罷寓豐城僧舍是秋文定胡公自給事中先歸亦館焉得朝夕請益一日謂予濂溪先生春陵人也

有遺事乎對以未聞後讀河南語錄見程氏淵源自濂溪出乃知先生學極高明因傳通書誠說味於其所不知茲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幸復假守視事三日謁先聖畢語儒官生徒先生天下後世標望誠說具在後學獨不知尊仰是大漏典請建祠講堂後三元閣上皆應曰諾夏四月辛卯繪事潺工闔郡嚮化翕然子其記之銓謂自頃興法搶攘刺郡者悉爲吏牘埋沒至有難如素王之嘆奚暇教化公下車首尊賢崇雅且懇以誠爲言此盛德事銓敢以固爲辭竊聞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於易成於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慎終以誠考之特牲婚禮以誠考之月令工師以誠考之學記教

學以誠考之祭統祀享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中庸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九者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苟卿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於人故能盡性不欺於物故能化物不欺於神故能如神不欺於己故能無息不欺於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於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

濼溪志

卷四 祠墓

六

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也云君子乾乾於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知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序乾損益動云不息於誠序家人睽復无妄云无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爲易唯乾言誠誠者天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

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於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
乾元誠之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
屯臨隨无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
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恒遯
大壯明夷家人蹇萃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
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端本之道耳
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公觀象濂溪務實去僞豈徒
角空言而已必其由先生之書以明易以合乎曲禮之誠
以嚴屏攝合乎檀弓之誠使民送死無憾合乎特牲之誠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使民婚姻以禮合乎月令之誠使民器不苦窳合乎學記
之誠使民風移俗易合乎樂記之誠使民禮經無僞合乎
祭統之誠使民祭思敬合乎中庸之誠使民養思孝合乎
大學之誠使吾政術無頗欺無所不用其誠矣由是而充
焉則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則久也知天地之
化育也宜皆脗合通書之旨視濂溪其無愧焉紹興二十
九年己卯五月日記

道州建先生祠記

宋張 栻 南軒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

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間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間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八

大本之不完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崑從事於文詞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途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間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間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濶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葬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

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己卯向侯子恣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九

侯汝詣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旣成使來謁記栻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之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淳熙五年四月戊寅張栻記

重修濂溪書院祠記

元歐陽元學士

道州路濂溪書院是爲子周子專祠其址在郡城西偏與學爲隣郡學有先聖廟每歲春秋二仲上丁郡侯率敎授山長各以其職率生徒祀先聖於郡學次丁則合祀子周

子於書院之專祠每月朔望欸謁皆然原其初建蓋由時制其獨祠濂溪亦其事勢適然故祠事之專無間言者歲久祠宇寢敝至正壬午山長張某議撤新之郡侯李某樂助以相其志未訖代去代者區誠能繼其事於是祠宇一新歲乙酉番禺吳侯肯來爲判官仰瞻新祠門廡弗稱謀諸郡長復加繕修適山長戴世榮又來代區而郡士蔣通復亦請出貲改作應門四楹兩廡稱是祠之後舊爲誠源堂堂之後爲故守高峰楊公之祠左有愛蓮亭暨清遠樓右有光風霽月之堂至是斥故易新丹艧相映世榮又割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十

已俸作石臺於應門之南從廣二丈衡倍之又率郡士文某作瞻德亭甃石爲街繩直砥平中外改觀前此未嘗有也周子有子二人長子司封郎中壽次子徽猷閣待制燾壽之後遷居江州燾之後居道州吳侯求得其八世孫善溥薦之當道請援顏孟例世以其後人之賢者爲書院山長以奉專祀憲府是其議稔有司達之行省焉明年丙戌冬吳侯以漕事至則偕世榮奉事狀謁予歐陽元請紀以文元惟周子祠事若春陵若九江豫章邵陽皆有碑刻作者多名世大儒元於是役敘勞績紀歲月斯可矣然而抽

繹父師之言亦有可贅一詞者不敢以勦說辭也昔者子貢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言性與天道莫著於易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皆言性與天道也時門人可以與於斯者鮮有人焉子貢晚年始獲有聞故有嘆美之言及孔子沒知此者惟子思孟子而已兩漢以下諸儒見其彷彿焉子周子生乎千有餘載之下得孟氏之緒言著太極圖通書洩造化之機發聖賢之秘如指諸掌故孟氏之後首言性與天道者周子一人焉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世儒或疑周程授受不及圖書殊不知程子之言有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謂斯言非本於太極圖說通書可乎孟子言天地之性程子兼言氣質之性然後荀楊韓子之說俱廢氣質之性原於周子昭然而無疑者也自太極圖說通書行世世之爲儒苟知濂洛之書者無不獲聞性與天道之言焉假令子貢復出當嘆今之學者得聞斯言爲幸而諸儒猶有橫議於當時者果二

書之爲異歟抑立論者之好異歟皇元定宋九儒從祀周子居其首尋又有制進汝南伯爲道國公蓋乾淳以來新安朱子最先尊信其書聖朝重朱子之學以程式天下之士則周子之書益表章於世宜哉雖然國家興學校廣書院爲學者地可謂至矣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天下治矣繼自今以後教者以誦道自持學者以善人自期將見真儒之效施於朝廷四方未有紀極如是則書院之修豈獨侈專祠示觀美而已元幼年侍先君子教職是邦讀書濂塾之側追思昔賢來遊來歌之地又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因吳侯之請輒以舊所聞於家庭者附書於斯焉至正七年

重修濂溪書院祠記

明吳中傳參政

御史大夫北地李公來鎮三楚嚮意風教檄蒐濂溪先生故里命所司重飾之會先生書院災用守者議舉而新之已復捐金以佐祭田費諸所爲尊禮之典悉稱此屬余記之余惟周衰孔孟沒歷秦漢晉唐以迄五季之間學士大夫往往各持所見以相勝彼卑卑者毋論卽高明俊爽者流談名理則淪於清虛課事功則驚於術數工訓詁則斯

於綴緝修異同則矜於奇淫聖賢之道寢微幾不可考見
獨先生起而維之得不傳之秘於遺經而闡圖著書以窮
理盡性之的昭示學者使有所遵循以適於正惟時二程
氏颺起景附數傳而闢諸公始得修先聖之統茲其功
用誠不在古之立功者下獨怪夫世儒未諳道真喜爲異
說其始不過一人臆見之私而究則羣和競逐至舉世若
狂然如近世有號大儒者論所樹立豈非卓然各世顧持
論稍偏而學者遂宗信之不知歧路之分若蒼與素當自
有辯之者此何爲者也夫先生之道如揭日月而行天不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爲不尊且信於時矣猶然以他途雜之者蓋學術淆亂微
獨衰世爲然卽極明盛之際亦有之此無他意見易惑其
勢便也公念先生之功如彼而又懼晚近代之人心如此
故於先生之道力而衛之恐恐然若敵壘之爲吾侵凡先
生之廟院少有不稱崇奉意指者悉更而拓焉蓋重其地
則先生尊先生尊而先生之教益尊俾天下知正學有在
爲萬世斯文之主此固公加志意也余因論次之以俟崇
正學者采焉萬曆二十年壬辰

重修濂溪祠堂記

明 李 楨 中丞

道州古營地濂溪周先生產也余撫鎮思徧楚澤得至其地一展謁迹先生之遺風馨風日之渴慕乃地越在三湘九疑遠鮮公往竊計欲正人心當明道術欲明道術當崇眞儒卽予下郡國檄求古哲近世道德功業士孰如先生者亟下檄問先生祠郡守李發報曰先生舊祠在濂溪溪上代建代燬嘉靖辛卯新之而今火矣遺屋數楹雜蒺棘中祀事未稱乞新之顧財無所出予手狀瞿然起曰先生祠可火哉明德不崇世教不立時予之辜此豈予得徼先生靈使得效門牆役哉檄所司亟治不則圯費滋廣所司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十四

欣然承之奉計畫聚方材日勘匠石攻之期月乃成業二三大夫謂予當記記曰夫大道甚彝窾言無當秦燼後學者爭鶩多捭闔談辯益騁爭益熾鴻儒達士競爲空虛使人蕩而無歸先生嘯興千載後超然妙悟著書立言主靜示本無欲示要尋孔顏樂處示程契象月巖濯纓濂水愛蓮取德喜拙矯俗襟懷光霽志學伊顏實學彰彰卒令伊洛得循遺教延於今高愧夫世之談叢辯囿者予謂心教有悟不悟而身教無悟無乎不悟先生甫二十任分寧簿分寧久獄不決至卽立辯人驚稱曰老吏不如也今之士

有能弱冠涖民一遇事卽照徹始終立決如先生者乎司
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苛治之先生力爭不
得投手版去曰如此尙可仕乎今之士有能持三尺法不
依阿如先生者乎嘗令郴郴守李初平知其賢薦之初平
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遂護喪歸往來經理其家今之士
有能義不背恩始終如先生者乎嘗宦邸一日暴卒或撿
敝篋無百錢倘死卽藁葬無憾也今之士有能清修勵節
至不以死生貧窶動心如先生者乎由桂陽知南昌其富
室大豪黠吏惡少不獨以得罪令君爲憂且以汙穢善政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圭

爲恥今之士有能化其民格其心至不忍汙善政如先生
者乎凡此先生身教也是仁義中正見諸行事者也予以
政事辯官材故不敢深言元遠之理始卽先生見諸行者
願與大夫與二三有司日取而內度之曰某事當決某法
當執某義無二心某義窮約不以利汙義某民未若訓取
先生修政化民者驗其成此予所爲建廟崇祀意乎故性
天之奧造化始終之微則在精義入神者當自得之非予
言所竟嗟夫予少有志於道慕先生獨深先生道德永宇
宙非以祠存不存而熄者顧吾人在三之義安在古之式

里懷棠非私其人也出吾不可泯滅之真已爾春陵毓秀
之鄉先生長子孫以是後進之觀法以是薦紳學士蒞茲
土者登先生堂思先生道中無名教自振者乎此祠尤不
容後也是役也凡因之五凡新之五舊祠中爲堂堂五楹
像先生其上左右爲二程先生像與翰博燕居皆不燬仍
其舊稍新之其前爲聖學源流坊旁爲繼往開來坊悉重
飾之相望若翼然門內仰濂樓偕廡共五楹前爲應門扁
曰恩榮應門外爲宋大儒第門規制視前稍廣門外甃石
爲道丹雘相映翬革聿昭稱崇勝云經始辛卯十月告成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去

壬辰八月主之者爲參政吳中傳副使張世科劉大武僉
事徐學聚而永州知府葉萬景同知張守剛推官林汝詔
道州知州李發均有締造勞併記萬厯二十年

光霽亭記

明林學閔州牧

亭在學宮之西右爲濂溪先生祠自學宮而上數武有樓
樓之前有巨石疊嶂高可三丈許廣倍之再轉而西爲諫
議祠祠不數武有亭翼如亭之中石刻太極圖而顏其上
曰味道不知其所自始然朔望視學瞻拜先生必郵是亭
而稍憩博士諸生時時追隨相與講究太極圖說及愛蓮

拙賦等低徊畱之不能去庶幾羹牆先生也者因憶黃山
谷有言先生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有味哉深於先生矣
請庚而顏之若何諸生進曰昔葉文莊作書院於江州亦
有是亭亦有是名唯大夫庚顏之余小子辟席唯唯曰嘻
有是哉唯風與月天地不盡藏而人我之所共適者也何
適非我何我非道是真儒之大見解而適得吾體者也先
生之學以主靜爲宗以無欲爲入門欲淨理還觸目天機
夫惡知風月之在心乎惡知光霽之在風月乎我忘物而
物忘適總之在先生會心處耳學閔叨守是邦日治程書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於吟弄乎何有然以俎豆先生而不能挹其光霽小子何
敢讓焉乃進博士諸生而語之曰若知先生之光霽乎先
生志伊學顏志學之光霽也世儒猥云光霽灑落僅僅在
襟懷已耳於先生有用之學槩乎未聞予小子竊有以窺
先生之光霽旣在學又在政體用合一矣先生簿分寧理
南安令桂陽判永州已遷尙書虞部郎浮沉仕路而獄可
立訊也手版可投置也洗冤澤物可爲已任也富家大豪
黠吏惡少可使更相告戒勿汙令君政也先生伊尹之志
不虛矣晦翁謂先生爲政精密有古人風學閔請更端以

爲博士諸生告庶於先生之光霽睹其全云諸生憮然曰
命之矣請書之光霽亭天啟二年

故里瀟溪

祠堂圖

濂溪志

卷四 故里祠圖

六



濂溪志

卷四 故里祠圖

十九

濂溪故里圖記

明王會州牧



濂溪故里在州西十五里營樂鄉有山曰安定上有砦鄉人築以避寇者曰安心砦其麓周氏家焉右龍山左豸嶺岡隴卽阜拱揖環合五墩繞宅若五星然先生實生於此山之西石壁有古刻道山字下有石竇深廣不可測有泉溢竇而出者濂溪也清冷瑩徹如飛霜噴玉大旱不涸積雨不溢莫知其來之所自州守方進鑄其上曰聖脈故人呼爲聖脈泉泉之上爲有本亭迤東爲風月亭沿流而東爲濯纓亭又東爲故居祠宇在焉先生子孫居之又東爲

大富橋先生幼時釣遊其上濯纓而樂之卽其地也

嘉慶丙寅州侯鄭鄢霖於左山書豸嶺字右山書龍山字

故里先生祠記

宋章 穎 教 授

一元之氣運乎機緘不露之間而自生自息發達萌動有聲者鳴有根者莢雖未著形色莫不各具條理及其匪雕刻而衆巧畢呈推其由來不待深智之鑿也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程氏之門咸謂程先生兄弟自十五六歲時已有意聖學而受業於先生夫以地之相去南北之遠至其契合心手相授此殆有天以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十

左右其中不然自漢唐以來數千百年天之所啟者猶有幾乎二程先生以所得者曉天下孔孟之教絕而復續沐其涯涘升其堂奧夫豈無有醇疵然淑諸人者深貽諸後也遠要亦可謂盛矣由是言之太極一圖不爲秘通書四十章不爲約仲尼顏子樂處一語不爲不富也先生故居在營道穎嘗至濂溪之濱見其畊榘者無慢容講學者有高趣周氏之松楸弗翦焉自郡未新祠宇時士人胡元鼎已近其遺址創舍設像懼其弗祀以久也則又謀諸校官與鄉之善士象郡文學何士先連山戶曹儀太初孟坦之

歐陽頌之思益大之言不約而同費弗強而具七月朔
工再浹日而成太守趙公善言聞而嘉之爲揭其祠夫春
陵之人其於先生朝夕注乎心目之間雖弗祠猶敬也况
今奠拜之所弗隘而修容有其地故事郡官以春秋祠既
列州序俾弟子員往展謁其先塋因復祠於故里益使後
此者知所景仰以修其身而風乎邦則先生之所以望於
後學者已得而學者之於先生豈但斯須之誠已哉堂暨
門爲屋二十四楹助費者姓名刻石之左淳熙七年庚子
重建先生故里祠記

宋龔維蕃州牧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營道西距十八里有水曰濂溪周氏家其上先生之故居
也考譜牒世家青州遠祖崇昌唐永泰中爲廉白二州太
守實居道之寧遠縣大陽村裔孫虞賓有子十二中子從
遠始徙於此再傳諫議輔成登祥符八年進士第終賀州
桂嶺令卒葬故居側半里許累贈諫議大夫生二子長曰
礪次則先生少孤舅氏龍圖鄭向篤愛先生始冠奏以初
秩旣長從宦四方嘉祐九年先生自虔移倅永州移文營
道縣云有田若干舊以私具爲先營守者資族子勿與營
道給憑文付守者周興先生晚歲寓九江愛廬阜之勝築

室其地亦各濂溪示不忘本之意其畱故居者付姪仲章
及從弟意先生卒仲章貧甚元豐三年及七年再撤其屋
鬻於意之子伯順而故宅基尙存伯順沒無後其女以地
適何伯瑜淳熙已亥周與何以其產聞於郡守趙汝誼閱
營道所承永州公牘乃治平印文按驗皆合用先生治命
以田畀守塋者藏其籍於學宮其故宅基尙屬何氏何之
孫楫於淳熙十一年復售於意之曾孫興嗣書於券云興
嗣係諫議宗族有志力教子以紹祖風今願盡將所承外
祖周伯順承祖住宅地基賣與興嗣將來起造祖堂庶幾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先魂於里塾有所依託淳熙庚子郡士胡元鼎鄉儒義太
初創舍設象教授章穎爲之記故居有祠助此然卑陋湫
溢歲久不遷丁丑秋蕃被命入境乃鳩工度材一新棟宇
命營道縣尉蔡則董其役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落成於明
年二月中爲祠宇設先生像其前爲堂四楹不侈不陋綠
以垣牆環以松竹於是規制始備邦人嚴事之意益虔當
何氏以地歸興嗣預有建祠之語迄今乃有成則晦顯廢
興殆若有數非偶然者先生之學實嗣洙泗之統傳之伊
洛寢以大顯凡轍跡所至今皆有祠父母之邦先塋所在

乃因陋就簡於蒸嘗不稱是烏可以已故因其落成述其顛末庶以傳信俾覽者得詳焉嘉定七年

濂溪小學記

宋趙抃夫州牧

出道州城西二十里曰濂溪元公故居在焉未至十里許兩峰插地平陸疎林雲巘如畫一水橫陳乃濂溪也溪南爲諫議墓右龍山左豸嶺祭田在其下元公遺券猶存故居有祠奉諫議以元公侑環溪數百家皆周氏子孫率學農圃郡守楊侯嘆曰此非鄭公鄉乎乃命立小學俾知營道縣錢君經理之祠右有功德院宜改爲小學聚周之子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孫教焉議已合乃易像設而俎豆之爲齋二亭一水竹扶疎几席靜潔足以助發性靈洗凡滌陋擇端慤士爲之師未幾已有穎然悟者侯益善輟公田若干畝別儲以廩之侯寓書曰吾州書院旣成上灑奎畫敢以小學記爲請幸子勿辭謝不獲竊惟春陵以道名州而元公於是乎生天所命也今義禮之學皆識宗祖而詩禮之教不逮子孫非長民者之責乎古者上自國都下至閭巷莫不有學凡公卿大夫之子與民之俊秀者皆入學所以發其良知良能而復其性焉耳故八歲入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

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入大學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
人之道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以此具也記曰時過然後
學則勤苦而難成今之時則過矣然性非自外來也泉養
於蒙水進於漸循循焉無欲速也勉勉焉無自畫也待其
時至氣化心開目朗然後精以四書博以六籍易通之誠
神幾太極圖之陰陽動靜皆可拾級而進俗學稱稗也異
學蠹蝨也惟母以是先錮其心教可入矣此侯所致意於
周之子孫者而子孫所當自勉也昔余景瞻守劍黃子耕
守台皆能扶植先儒之裔然龜山故廬已不能保上蔡之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一

孫至爲人所陵彝抑又微矣元公先疇幸無恙由農而士
去本未遠賢守令又從而振德之鋤荒墾良茗豫秀茁安
知正考父之後無達人乎政惠有限教思無窮侯視二公
功相近而德則遠矣是宜書楊侯名允恭號高峰長沙人
景定四年

濂溪小學楊公祠記

宋 滕異真

古者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以教國人至於內睦九族
崇一姓則有家塾之教焉三代之盛王公國都以及閭巷
莫不有學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學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有五歲始入大學教之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成小成大猶階而升不可踰也自利祿之途開本末之莫究大學之教蹊轍既差至於小學忽而不講古道之不可復其本蓋已先失之矣扶世立教之君子安得不重有感於斯判府高峰楊先生以國子博士剖符茲郡踰年政成化洽謂道州元公闕里既請御匾於朝因撤城西書院而鼎新之凡可以教國人者規制畢備重念元公百世之師禮當有後一日謁濂溪舊宅頽垣壞壁歲久弗葺且元公之父諫議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祠堂寘他所卽語同列曰父子異室恐非所以明有教乃命邑宰撤而新之合諫議元公俾祠於正堂就立儒學齋於其右求周氏族齟齬以上者得二十餘人選族之長至祠提其綱專教諭之職月給錢糧日足供膳教養分而職任專課程嚴而功效速曾未期月習句讀者皆嶄然見頭角小學之有功於作人蓋如此凡異姓之子弟願就學者亦聽焉因奏請書院宸翰附聞於朝斯盛舉也我朝元祐盛時諸君尊崇孔氏之後賜田百頃置教官一員舉有行義人充教諭孔氏子弟入學者優與供給夫元公倡道上

接涿涓周氏之有後猶孔氏之有後高峰之惓惓周氏者
不忘元公也爲元公之後者其能忘高峰乎於是闔周之
族議立祠肖像於小學斯又敬仰以無忘高峰之德祠成
謁予求誌其巔末巽真於是諗於衆曰故居之建小學非
私周氏也小學之建壽祠非相容悅也志元公之志學元
公之學由小學之門戶而造大學之閭奧昔元公年十二
三志趣高遠釣遊溪上吟風弄月灑落光霽之胸次已備
見於此時年二十則行義名稱之有聞三十則爲二程師
矣又聞二程之受學南安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師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美

友授受實千古理學之源妙齡志向超卓如此今來游小
學者必以是立志斯可無愧不然匪惟二三子之憂亦龍
山豸嶺之羞高峰姓楊名允恭字謙仲長沙人高峰其別
號云景定癸亥

濂溪大富橋記

宋趙撝夫

州牧

道州營道縣西出郭二十里有村曰濂溪樓田保元公故
居在焉未至故居二百餘步有水縈紆隱隱如青羅帶者
濂溪也溪之上有小石梁橫跨乎青羅帶者大富橋也舊
傳元公年十三時釣遊之所其然豈其然耶乎牧春陵春

秋行釋菜禮每詣故居兒童登斯橋者每以釣遊藉口蓋有得於言外之意云咸淳七年丙寅七月日記

濂溪故居祠堂記

元歐陽元學士

春陵郡之西距城可十里有鄉曰營樂里曰濂溪周子故居在焉右有龍山其形蜿蜒如龍左有豸嶺崖石嵒岬其狀若豸中爲平田有水透迤田間澄澈見底卽濂水也其祠舊制有堂三間門廉稱是堂塑周子之父諫議大夫像居其中周子像居其右側司封郎中徽猷閣待制之像以次侍坐周子之二子也在宋之代春秋二仲以次丁日守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令詣祭聖元崇右濂洛之學追封周子爲道國公祀事視昔加豐而故居之祠秋隘歲久寢敝祭畢飲福守令以下雜列門廡延祐七年邑人熊偉調營道縣主簿嘗與祭列進里儒唐道舉而勉之曰周子祠堂淪沒弗稱庭宇弗嚴君生其里可坐視乎今以繕修之責相屬君其勿辭道舉對曰故里乃數歲有司輒一修之因陋就簡飾故爲新補罅爲完而已吾欲異於是可乎主簿嘉其好義卽白郡侯以公檄獎勵之道舉聚財庀工伐石陶瓦除其旁地斥大舊基崇臺三間立爲專祠以祀周子列先賢碑刻於其側

後爲重屋上下皆施雙梁如廳事上設諫議像正坐旁設
司封徽猷像坐東西相向下爲與祭官止息之所未及落
成而道舉卽世後三年其子應詔復作東西序凡十間以
畢先志未幾屬邑有警兵事方殷作輟者十餘年至正六
年府判吳濬實來訪應詔竟成之應詔感激於是繚以周
垣護以堅甃丹堊彰施新栴路揭規制完美百倍於前爲
屋大小內外以楹計者百四十有奇然後每歲祀事籩豆
有序班次有位陟降有儀徹俎而讖旅酬有所僕從輿馬
咸有芘賴乃介士子浚儀趙君嗣隆奉事狀來請元記之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慨昔商容商之賢人也周武王伐商有天下過其閭而式
之史書於冊召伯布政南國聽民訟甘棠之下南國之人
爲詩以相戒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商容一
代之賢其所居爲時君所敬禮召伯一日之居其所止爲
邦人所愛護猶且如是子周子上接孔孟之緒下開程朱
之學有功斯道昭被萬世其故里修營是固王政所當先
侯度所當舉然贊府熊君謀於始通守吳侯濟厥終唐氏
父子實克繼紹是究是圖垂三十年乃底成績其可無記
載乎大德丁未戊申間元從先君子冀國公典敎是邦歲

祠屢造故里蓋嘗目擊而能言者乃記以授嗣隆俾歸勒
之石以勸方來云至正八年戊子九月己酉記

濂溪三亭記

宗子周繡麟博士

州治西十五里樓田爲先元公故居有山曰安定形似豕
故名豕嶺下有泉由石竇而出所謂濂溪也清徹見底旱
不涸雨不盈可漑可漁可濯可玩以溪小不足大觀乃割
田畝許闢而廣之波紋迴合山光蕩漾士之來游來歌者
莫不解塵纓坐白石掬飲清源徘徊不忍去石崖數仞有
道山字永守黃君焯州守方君進大書濂溪鑄其殉先年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无

都御史秦君金編修黃君佐侍御王君秀兵備汪君麟以
公事且募元公而來貳府羅君柏判府岳君鼇許君岳節
推王君瑞之亦至乃命方州牧結一亭於道山下扁曰風
月亭之前沿梯數步順流而下有方塘癸巳歲始構亭曰
濯纓倡之者大司空何君詔給諫劉君龍藩參鍾君文俊
學憲許君宗魯兵憲姜君儀太守王君浙判府崔君鳳謝
君明節推黃君瑤州守葉君文浩同知嚴君玉判官汪君
庠也嘉靖乙未方伯林君廷梈編修尹君襄亦以公事如
故里僉曰有風月濯纓之亭安可以溪而無諸遂攀崖而

上得一區若天設地造者因而亭之各曰有本實州侯
陳君大濩三守吳君序郡博史君秉彝陳君嘉謨陸君順
眞之力也三亭先後完美當與山岳並峙卽羣公景仰先
哲表彰之盛亦可見矣嘉靖十五年

道州濂溪先生樓田廟宇碑

學使胡直大和

御使大夫汝陽趙公賢撫楚之二年自鄂渚行部旋移旄
鉞趨道州謁濂溪先生故里睽廟宇掩隘屏在穹巖絕麓
下甚非所以妥神而庇嗣也慨然登降得其故址樓出洞
中諏其部吏曰天地故篤生大賢其果勝耶所部進曰地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故稱勝因舉直曩謁時賦所勝語符公大悅尋下所部出
錢金若干屬永郡理官崔君惟植成之先是直讀元歐陽
元所撰祠記稱左龍右豸之勝比承命督楚學坐迫塲事
弗遑躬閱明年自西粵歸乃取道謁先生里下獲尋故址
以左龍右豸驗則當面南立矣然前前面皆叢嶺闕塞靡足
觀若北行則前之數里林林奇峯列漢表可矚州大夫羅
君進曰斗嚮視之北盼審矣是當爲右龍左豸其庶幾青
烏家協育因嘆昔之君子或未躬閱而相襲於傳聞之淆
雖數百載其疇辨焉然則學術之傳以久而淆亦何異之

有哉獨直已去楚韜力莫能復祠故處羅君曰斗也竊願就之尋卽構廟堂一區會覲行崔君攝守慨然有表章作新之志旣奉公檄殫力夙夜與羅君先後增修正堂並列五楹中安舊像又前闢儀門大門鑿沼藝蕙以識遺愛右居宗屬旁立學舍蒐垣繚之丹堊文之垣之外故有五星墩誌載以爲孕賢徵表咸封土復焉創始萬厯二年六月至三年二月竣工二君又捐餼金買方便映田若干畝畀先生家孫博士君道世守供祀曩見一荒區耳一時猝賅言言翼翼膻膾鱗鱗蔚乎闕里之亞觀也非獨子孫踰遠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近學士大夫忻忻奮躍若復瞻儀刑駿奔其側宛有生氣而公與二三君崇報夙心其酬矣夫于是二三君暨博士君戒仲子聯芳季子聯輝將公之意走入百里以廟碑告執筆且欲發先生絕學之概直從雉髮讀先生書將壯浸聞父師訓始識先生聖誠之旨無欲之功越千百年獨接堯舜孔孟之緒與後支末之學指夔別今皓首學未能拜辱諸君命益低徊不能言雖然亦未易言也因撰攸始末納周氏伯季用復諸君歸加之石永詔來者若其故里山川之異遷徙世系之詳暨公之德猷二三君之懿政則各

有載志者存萬歷四年歲次丙子孟夏之吉

建故里廟宇書院祭田碑

太常少卿 藿古零

州大夫羅侯諱斗號仰垣家銅仁其先高安人壬申歲由國博奉命守道州甫下車謁先聖卽拜元公祠下仰而歎曰道其先生之鄉乎海內之士得其門者或寡矣吾何幸而獲登其堂乎既而訪元公故居去州治十五里踰月命車會僚屬往觀之拜元公廟宇視峻嶺聳逼卑隘弗稱謂僚屬曰聚精衛靈匪廟弗與矧先生之廟獨可忽諸遂登昔誕生元公樓田洞中見荒地茅塞憮然歎曰故里蕪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斯道其蕪蕪乎乃仰顧俯盼徘徊良久忻然謂曰吾得其居址矣與僚屬指示山川形勢獨取北面之廣濶者而朝向之不拘紀載之舊而億萬年不拔之基以定時文宗廬山胡公由西粵至侯道其故請親閱之果有前峯聳對龍豕羅列濂水旋繞五星拱抱視昔之面南者爲尤勝公大喜曰侯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命建廟宇於其中侯樂然承之不數月而落成癸酉冬侯以奏績行未獲大構明年春侯駕旋都御史汝陽趙公巡歷其地登之甚歎賞焉命侯復創廟宇以奉公像將前建爲正堂侯遂捐重貲凡門

廊房屋亭榭墻垣之屬匪不完美堅固昔之卑隘弗稱者
今則見其墻高而宮廣矣由此而入門而升堂非元公
之於先而羅侯倡之於後乎豈惟故里爲然城西書院所
以專祀元公也侯又推元公愛蓮之意鑿石池於階下扁
曰紅白蓮池使植蓮以存公愛念博士君道有爵無祿撥
寧遠屬縣腴田壹百餘畝俾世守之以至建邇濂書院於
學宮刻三勝紀畧於郡齋立故居碑額於要路殫心竭力
夙夜惓惓若此者何莫而非爲元公也哉博士君遣子致
書於余曰羅侯故里廟宇之建書院腴田之置侯爲若祖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厥孫謀者厚矣爲祖及孫者寧敢負之請記以垂不朽余
何足以發揚宣頌於萬一哉雖然亦竊知之矣余觀此盛
舉也雖崇報所當然實曠古所僅見也非元公復生與夫
實得元公之學者皆莫能致昔孟子論聖人之生日五百
有餘歲論道統之傳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由元公而來
以至於今正五百餘歲侯則實應元公而篤生者也當聖
遠言湮之後侯於主靜無欲之旨與多士闡明而發揮之
侯寧非得聞知於元公者乎侯惟元公復生而學卽元公
之學故能尊崇乎元公而又能推元公之愛以愛及其子

孫者是也夫豈襲取勉強侍致哉余聞侯在郡良法美意
 若重學校育人材省里甲均賦役議條法置屯營平瀧險
 孚諸士民載在史冊者不暇詳述矣而獨備舉其能崇重
 元公者以復博士君之請以為嗣來守者勉焉萬歷四年

此故里之巖

書院圖

濂溪志

卷四月巖書院圖

書



濂溪志

月巖書堂圖記

卷四 月巖書堂圖

三

明王會州牧



月巖在故里西八里許先生讀書其間其山巍聳中為崖
 洞東西兩門如城闕可通往來洞之中虛其頂自東仰之
 如月上弦自西仰之如月下弦至中仰之如月之望隨行
 進退一盈一虧其形肖月世呼為月巖好事者奇之以為
 太極呈象若河之圖洛之書會謂先生之道未必因月巖
 而得特此山不生於他而生於先生故里則謂之太極洞
 亦宜因刻其崖曰太極洞高可四五十丈寬可容數千人
 中有濂溪書堂盛夏無暑隆冬不寒奇石峭壁如走猊相

逐如伏犀俯顧如龜蹠蹠如鳳翽翽如龍蛟蜿蜒而石液凝注望之如滴西壁有寶石柱如筍矗立又一竇深闊不可入飛鳥之音行人之聲經其中如奏笙簧誠天造奇觀也

月巖辯

明 張喬松 道臺

道州月巖之勝甲於天下予聞而慕之久矣戊戌冬行部至州事竣往觀之遙望向東一巖穹窿偃覆高濶數十丈許白石璀璨謂之月巖形果肖矣比入洞行數武見石壁峭立周遭圓潔上透天光宛如旣望之月而西之一巖其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穹窿偃覆與東巖埒同遊諸彥指中空者謂予曰此月之望也指東西二巖謂予曰此月之上下弦也予亦信以爲奇若身遊廣寒清虛之府矣已而徘徊諦視幡然悟曰此非月之望也亦非月之上下弦也其中之圓虛通天者非大極乎由東西二巖觀之非大極之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乎巖畔溪流縈紆如帶而羣峰矗矗森布於巖之左右如屏如戟如牖如笏皆具五行之象非大極之水火木金土乎此天地之大極不必假借不必黜綴昭然在心目間可一覽而竟者州之肇名爲道或者其原於此惟其含靈蓄

粹秘而不洩積至有宋奎聚之朝周元公應運而生靜養
是巖之側超然神解作爲太極一圖以續孔孟之緒是天
地兆其象而元公啟其祕也豈非羲畫禹疇賂河圖洛書
而成文乎世之遊者往往以月巖目之殆未察乎巖之眞
體矣予故表之爲太極巖後之達觀君子玩太極之象悟
太極之理默會元公心法於千載之下未必不以予言爲
然也謹書以俟

月巖

明莫英進士

山天下有有巖者秀巖天下有有月者明有東有西而顯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而晦或上或下一虧一盈照天上日光之影得山下泉氣
之精嗚乎天有意而巖之形始具巖無心而天之理已明
天示周子周子示吾生

月巖讀書亭記

明李發州牧

濂溪先生故里西十里許有山曰月巖蓋先生嘗靜玩其
間者奇峰巍聳層崖削矗中爲巖洞洞門東西望之若城
闕入其中則宏敞虛朗空且圓如月之望東西視之又如
月上下弦故呼爲月巖然而太極陰陽動靜消長之理備
是矣世傳先生於此悟焉而圖所由作予觀且嘆曰侍哉

斯巖其宇內一靈區乎巖中舊有濂溪讀書亭峭石環壁
盛夏無暑或改遷於巖外而巖中遂墟予懼名蹟之或湮
也復聚材鳩工建四楹於其中仍綴數言以志之以爲先
生之超悟有天啟焉夫道無乎不有者也非待月巖而始
露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俯察何者非道之攸寓唯
聖賢之心湛然無欲無欲故靜真境內融則機象外明隨
處俱徹斯觸目皆道卽池蓮庭草並發天趣而况月巖乎
卦之於龍馬也疇之於神龜也圖之於月巖也天不愛道
垂以象聖賢見道悟以心神乎神乎天固啟之矣復斯巖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之亭則豈概之探奇選勝哉是工也始於萬曆己丑之八
月成於十月之望關中李發記

享祀

周子祠自宋紹興己卯州守向子恣建於三元閣上淳熙
己未學博鄒勇遷於敷教堂壬戌州牧趙汝誼重建嘉定
間始遷濂溪書院右肖像而祀配以二程子元至正時判
官吳肯重修明宏治正德間州刺史方瓊永州太守曹來
旬相繼修葺嘉靖壬寅御史姚虞檄州守金椿重建萬曆
二年中丞趙賢撤而新之至二十年壬辰中丞李楨重建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中丞趙申喬請帑重建拜廳乾隆六

十年乙卯州侯李永琛重建正廳道光七年丁亥州侯張

元惠重建拜廳從裔孫周振坤遇隆元會南等之請也

故里周子祠宋淳熙七年庚子鄉賢義太初等鼎建嘉定

七年州守龔維蕃重修元至正八年里儒唐道舉承營道

少府之屬擴而新之明州牧羅斗重為營建萬曆癸酉司

理崔惟植攝州事奉中丞趙賢之命大興創造祠宇改觀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宮詹巢可託捐貲修葺乾隆八年奉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百發帑重建董其事者州侯段汝霖也

祭銀

周子祠原額祭銀壹拾貳兩編在本州存留項下動支乾

隆六年三月十九日知州陳嘉穀奉永署府張牌開本

年三月初十日奉布政司張牌開本年二月二十五日

奉督部堂那票開乾隆六年二月初十日准禮部咨開

祠祭清吏司案呈大學士本部議覆御史歷任太常卿陶

正靖條奏先賢先儒撥給祭田設立廟戶一案等因於乾

隆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相應移咨湖廣總督欽遵查照辦理等因到部堂准此合就撥行備牌行司欽遵查照辦理毋違等因奉此合就鈔粘飭行備牌行府轉飭道州並移明周博士將加添先賢周子祭銀貳拾捌兩以本年春季爲始俱動用司庫地丁該州每歲每季俱赴司領回轉給本年四月初一日博士周枚懇祈就近支領俾得及時供祭本年七月初四日奉布政司張牌開撫部院批示今應請於本年爲始卽在該州地丁項下支給爲此備牌行府卽便轉該州遵照毋違行牌到州合原額祭銀共肆拾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學

兩俱在州支領永爲定例

廟戶

乾隆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知州陳嘉穀查道州全書內載周子祠掃夫貳名門子壹名工食正閏壹拾肆兩陸錢肆分又道州存畱奏冊內開周子祠掃夫門子工食原額出荒外實徵銀壹拾叁兩玖錢壹分貳釐伍毫零又每年於司庫地丁銀內撥補荒缺以足壹拾肆兩陸錢肆分額數從前查報掃夫貳名工食玖兩壹錢貳分伍釐零並未查明全書額載各數銀數只稱掃夫貳名遺漏門子字樣以

致數目不符今奉部議各據設立廟戶貳名每名每歲給工食銀陸兩應將周子祠掃夫貳名改作廟戶貳名每歲給銀壹拾貳兩在於地丁銀內支銷至門子壹名因前未經聲明業已題准在案允宜遵照奉行自是定爲廟戶貳名每年共銀壹拾貳兩卽於實徵項下坐支而門子遂不復設

禮制

周子自宋理宗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其祠堂特祀則自紹興己卯知州向子恣專祀於稽古閣始也春秋二仲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聖

次丁致祭在宋已然元之秩祭尚於故里明之命祀於郡學之右書院祠中

國朝因之每月朔望每歲春秋正印官率僚屬教職弟子員行禮如孔廟儀

木主

先賢道國元公周子之位

居中南向

先賢豫國淳公程子之位

西向配享

先賢洛國正公程子之位

東向配享

中奉周子像左右二程像皆冕九旒袞九章執圭垂紳繡

裳赤鳥端坐木主後

春秋二仲次丁行釋菜禮

先一日正印官省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

厥明作樂迎神獻帛獻爵讀祝飲福受胙徹饌送神但同

孔廟

陳設

周子一案

帛一 爵三 羊二 豕二 登一 太羹 鉶二 和羹 簋一

籩一 稷 犧尊 象尊 香三 燭二 祝版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望

籩六 鹿脯 形鹽 藁魚 栗 菱 棗

豆六 菁菹 芹菹 笋菹 鹿醢 兔醢 魚醢

程子兩案

帛羊豕每案各一餘俱同

祝文

維 年月日知州某等敢昭告於

先賢周子曰惟 公道探千載書傳萬世孔孟上承程朱

後繼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庭草風光池蓮月霽今茲仲春

謹以牲帛醴醢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豫園淳公程子

洛國正公程子配尚 享

諫議公祠在周子祠後春秋二仲致祭如啟聖祠

明萬曆二十三年從湖廣撫按之請禮臣之議以周子之

父諫議大夫周輔成從祀啟聖祠禮曰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故將有事於元公必先祀諫議大夫以學博蒞事

木主

先賢諫議大夫周公之位 南向

司封郎中周公之位 西向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望

通奉大夫周公之位 東向 侑食牲幣禮器如元公

祝文

維 年月日學正某等敢昭告於

先賢諫議大夫周公曰惟 公篤生元公首尋聖緒下啟

闔洛上承洙泗風月交輝圖書善繼是父是子有功萬世

今茲仲 春秋 謹以牲帛醴醑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

司封郎中周公

通奉大夫周公配尚享

儀注

乾隆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裔生周賢蔭等呈懇詳定儀制經學正魯其芹訓導歐聲振知州柳秉謙申永州府沈

詳布政司周告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奉文轉飭遵照久

定章程每月朔望每歲春秋穿補服蟒袍行兩跪六叩首

禮

祭濂溪先生文

紹熙五年甲寅八月二十八日由潭州遣學生馮允中祭

朱

子

潭州

於皇道體沕穆無窮義農既遠孔孟為宗秦漢以還名崇

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大賢啟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

自我周翁清瀟之源有嚴貌像欲覲無因徒有悵望吏以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四

燬告閔然於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酌

先生臨之有赫無昧

祭濂溪先生文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二月十日六日暨通判周子恭同祭

唐

疏

永州

唯斯文之興喪實與世以汗隆慨微言之既絕紛千載而

塵蒙諒有開其必先乃預徵於星聚繫夫子之挺生蓋早

成而默契極精蘊之沉郁肇啟鑰於圖書言有至於弗盡

意獨得而有餘若大明之始升夜暝晦而復旦若多途之

迷方指大道而羣嚮昔仲尼之真樂唯顏氏之庶幾乃夫

子之光霽實異代而同歸瑤等早服膺於聖教幸假守於

茲鄉觀河洛而思續入魯阜而升堂嗟庭草之已宿覽風月而慨然聊寄詞於一奠邈景行於前賢

告周先生文

明符 鍾州牧

嗚乎夫子之道誠立明通夫子之政和毅從容以學以政教萬世無窮者夫子之德之功鍾生千載竊仰高風不圖忝辱茲土獲登夫子之堂拜夫子之貌而觀夫子後嗣之雍雍嗚乎乃知聖脈千古攸鍾鍾生不敏叨此官守恒切衝衝尙賴夫子大啟我聰俾弗迷於政以免夫鰥痾

謁周夫子祠文

明 陳鳳梧 督學道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道在天下太和元氣公得其全中正純粹體用一源隱顯無二上探羲農以承洙泗二程授受實大其傳斯文再闡如日中天睠維舂陵公之闕里祠像儼然雲仍伊邇梧幼讀書長而無似幸叨公鄉領諸學事瞻望光霽五年於茲展謁云始如昧斯蘇愛蓮有亭濂溪有水維公此心千古如是敬采泮芹奠於其下公其臨之佑茲文化

謁元公祠文

萬曆二年

丁懋儒 永州守

儒生也晚幼承家學周公而上孔子而下布在方冊者靡不殫究間入曲阜詣闕里周封孔堂如克見聖經鄒嶧山

拜孟祠下而巖巖氣象若酬酢焉先生生於春陵名山大川斯文之肇啟也容歲補永郡訪故里讀遺書知先生之言質之六經孔孟無弗合焉不外人偷日用而通乎性與天道不落言語文字而非遺脫世事不必求諸外物而在我無所不有但當隨處體認而功效自然先生之誨我已非一日深愧未之有得也則所以印先生之心飲先生之醇紹先生之統世豈無若人乎儒景嚮滋甚積誠既久敢伸虔告唯先生鑒只

祭元公文

萬曆二年甲戌三月二日

趙賢

中丞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吳

先生生三湘九疑之間當聖述言湮之後乃於斯道不出師授獨契本源圖說易通闡幽發秘固義文孔顏千百年心法之傳也所謂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而其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矣賢蚤歲讀其書想見其人蓋二十年頃過故里訪遺居遡濂溪營水之源覽龍山豸嶺之勝池蓮庭草霽月光風若或親炙之也非生平希奇之觀哉顧賢日役役焉從事口耳之末簿書之煩茫乎此心靡有得也謁先生之祠瞻先生之像猛然深醒能無愧且懼乎以先生之靈鑒賢一念嚮往之誠將有以默啟之俾不終自棄已

也敬奠先生不勝景仰

萬曆二十年

李楨中丞

道喪千古夫子挺生剛明果斷博學力行政嚴以恕事整

以清風月光霽圖書大成道立教遠傳正習宏師表後學

如明道先生發揮聖經如伊川先生斯道不墜斯文中興

上接洙泗下啟闕閭楨讀佩遺編撫茲全楚楚闕有宮道

實其里仰止聿深明薦式舉牖我後人永瞻至理

告濂溪先生文

明孫成泰州牧

於惟元公千載一人默契道妙不由師承上繼周孔下開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聖

二程太極一圖闡秘傳心惟茲道郡實古春陵山川靈秀

毓我先生巍巍廟貌敬共明神泰生也晚恨弗及門幸承

帝命來撫斯民仰瞻遺範是訓是行我鑒維何濂水之清

我挹維何霽月之明俛焉夙夜敢勿兢兢今茲承乏遠

儀型吳山楚水夔寐維勤爰酌我醴爰薦我牲先生有靈

來格來歆

祭諫議大夫文

萬曆二十三年

張守剛

承州司馬

尼山誕聖自鄴叔禱有開必先竟食其報聚奎之應肇自

先生儲靈毓秀龍豸崢嶸篤生元公超悟絕世默契真詮

大開羣竊三才之奧千聖之根元而非祕一爲入門遂令
魯鄒昭於日月統緒所垂永存桴筏功在斯道允矣豐隆
得於其子卽如其躬譬彼有源洪流湔湔生平善政孰與
茲匹昔在永嘉請闢專祠並崇所生胡乃獨遺論定於今
登從啟聖闕典始行文明之慶剛仰懷光霽幸遊其鄉恭
逢懿舉遠溯前芳郡廟有嚴敬安新主言念發祥柏森遺
守復卽其地寄奠溪毛克昌之靈尙佑譽髦

進諫議神主從祀啟聖祠文

萬曆二十三年

吳能進 州牧

繫啟聖之有廟自景濂而萌芽嗣增廓於篁墩卒成於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吳

永嘉思義方以無昧崇本始而非夸溯聖脈於濂水追令
緒於先生雖列祀於鄉哲畱餘望於公評欽右文之皇帝
補巨典之闕遺實烏奕乎史冊亦焜耀乎衡嶷進風讀元
公之書如沐先生之賜仰瞻咏道之亭推論發祥之地奉
恩綸之顯赫躋木主於徇閭伸敬告於斯文將永垂爲國
志

進周諫議告啟聖公文

吳能進

祭川先河爰重本始嘉靖之初肇稱殊祀公面乎誰從以
諸賢體隆倫秩籩豆有虔顧惟周子功實懿燦遠翼魯鄒

近開闢洛厥考諫議偶獨見遺永年靖獻曾不同揆遺議
至今矜紳奮筆相府騰章春官獻實帝曰俞哉其視程朱
禮斯大備風厲寰區進祇奉溫綸敬誨吉旦諫議之主選
自里開升從於公一堂孔安式陳明薦用告羣權

著太極通書解成告先生文

康熙九年

國朝桑日昇 孝廉

於惟夫子力能崛起於南服之中而心透太極之始道能
行於卑官小秩之地而志不屈王公大人之前上下數千
百年間承先引後參造物扶元化夫子以一身任之矣昇
竊幸生夫子之鄉聞夫子之風慕夫子之行而仰止夫子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四

之學也間嘗取太極圖說一篇沉潛反覆於中正仁義主
靜立人極之言知夫子之學得之太極太極不離一中惟
中故正惟正故仁義不偏所謂主靜吾所主自靜也靜固
靜動亦靜也主靜則人極立矣洪範之皇極曷以異此乃
知天地之道中焉止矣天地不言而形之圖書聖人不能
如天地之不言而效之卦畫仲尼則闡發前古聖人所未
發之言而曰易有太極我夫子則又闡發仲尼所未發之
言而曰無極而太極由夫子之言推之前古之聖天地之
道不外一中太極圖天地之中也太極圖之說說天地

之中之道也而奚必拘拘於禮智四德之目而析之乎故
 特著爲一解笏及通書四十章成於庚子九月梓於戊申
 孟秋今年春赴春陵登夫子之堂拜而奠焉憶在天之靈
 其不忍吐之棄之也

凡江濼燦

墓圖

濂溪志

卷四 九江墓圖

手



濂溪志

卷四 九江墓圖

至



濂溪先生墓誌銘

宋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智強皆
 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
 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各
 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
 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眾口交
 稱之部使者以君為有才幹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
 王逵以苛刻泄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辯事不為屈因置
 手版歸取詣勅納之投劾而去逵為之改容復薦之移郴

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僉判軍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卽位恩改駕部趙公并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并復奏起君而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於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篤氣誼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知君旣薦之又矧其所不給初平卒子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尙幼君護其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甦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曾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志也尤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

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於家母鄭氏封仙居
縣太君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
之女子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
十一日寤於德化縣德化鄉清泉社母夫人墓左從遺命
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
人之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謙讓日甚風俗
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不行斯
謂之病

南安初建三先生祠記

宋郭見義廣文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三先生者濂溪周茂叔河南程伯淳正叔之祠也始茂叔
以孤微之學晦迹於僻陋之域官卑與寡未爲時知當昭
陵未禩調南安郡椽會程公太中以隣郡屬邑令承攝倅
事識茂叔於稠人中命其子伯淳正叔謁見受學步趨馳
驟周旋出入遂盡發聖道之秘蓋自夫子沒六籍遺缺幾
亡於秦稍出於漢接於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誦說之
徒爭露頭角苟不惑於訓詁劈析之言卽流而爲詞章靡
麗之語泯泯芬芬如蹈一轍流波漫而源已涸枝葉茂而
本先蹙矣宋興右文異才輩出文章詩歌與典詰雅頌爲

近至於聖人之道心通而性得之者猶有待於三先生也
茂叔生於千載絕學之後前倡大義而其教未廣天誘其
衷得伯淳正叔於窮荒寂寞之濱而後聖人之道絕而有
繼晦而復明茂叔之行事畧述於太史黃魯直濂溪之詩
而其履踐散見於兩掖呂居仁訓蒙之語天下士大夫尙
未知其是真明聖人之道者伯淳名雖大著有識之士知
其爲真儒然生平述作至寡未嘗抗顏爲師故二先生之
迹或顯或晦而人無議焉惟正叔氏年彌高學彌篤德彌
修道彌遠一時豪傑之流莫不風從景靡以就執經之列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故在中州則呂大臨范祖禹謝良佐朱光庭劉立之張繹
尹焞見義之叔祖父兼山氏爲之冠在南方則游酢周行
已楊時爲之魁嘗謂洙泗之風再見於嵩伊之間矣正叔
自昭陵以來大臣更薦堅臥不起元祐初丞相司馬君實
呂晦叔力薦於朝入備勸講當是時秦陵富於春秋圖事
未定二公強挽正叔俾在左右其用意極爲深遠而正叔
亦自謂其道大成可以無愧幡然而起豈爲利祿計耶已
而二相彫謝朝廷遂欲疎之至紹聖初有涪陵之竄中更
禁錮學者諱言之殆四十年渡江以來稍開禁錮而議論

之臣尙有迎合附會故爲不與之說者屈子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是無他自周公之沒也聖人之道不行自孟子之卒也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學不傳其歷年之久動以千數一旦起自布衣欲以振微而起廢雖以聖人爲之尙不免伐木削迹之患而況正叔乎宜其一犬吠形衆犬吠聲至身沒之後擾擾乎猶未已也雖然三先生之道豈有異耶其所因者人心也其所合者天理也人心可亡則先生之道亦可亡也天理可滅則先生之道亦可滅也苟人心天理無容亡滅則學者修其詞明其道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雖舉世非之吾何惑焉見義愚不肖得與諸生灑掃庠序此邦適三先生當日傳道之地乃卽肄業之所闢屋一楹繪三先生之像而祀焉落成之日舉釋菜之禮奉奠薦獻以想其風采因語士子歲時勤祀以無忘高山仰止之意尙有服膺之志能如前所謂修其詞明其道百世以俟聖人者則幸矣乾道元年

江州濂溪書堂記

朱子考亭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往來於其間
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自然之理而最其大者
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
是
其周流充塞無所虧欠夫豈以古今治亂爲存亡者哉然
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
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昇
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臆度而強探也河圖
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衷亦
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生者其天之所昇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
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
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
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
清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
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二程者遂擴大
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
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
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

之前者嗚乎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先生姓周氏諱惇頤字茂叔世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郡治之南十里而其荒莽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今太守潘侯慈明與其通守呂侯勝已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而呂侯又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愚不肖不足以及此獨幸嘗竊有聞於程氏之學者因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爲人比年以來屏居無事常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思而病不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託姓名於其間也於是竊原先生之道所以得於天而傳諸人者以傳其事如此使後之君子有以觀考而作興焉是則庶幾乎兩侯之意也云爾越明年丁酉春二月丙子新安朱熹記

南康軍新立先生祠記

張夔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音者首以興教善俗者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枋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象之立視他州

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枳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共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覩乎三代之盛，可勝嘆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工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霸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申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前聖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編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象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

斯乎雖然杖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
士之尊敬講習者寢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
不由其序游譚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真儒若是者適
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近思躬履不忽於卑下
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墻
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
意乎淳熙六年六月戊子朔

南安創立書院祠記

宋盧方春

書院成成於提舉江公子遠移文相之成於太守林公仁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甫借郡博趙君君美承命興之成於通判趙公景升撥田
歸之始通判廳舊祠四賢趙公千里拜祠下見祠像暗淡
蟻窠蛛網中心悸怛更爲祠祠之尊道之篤知佐政之方
矣劉公豐叔繼來典軍事下車視學行書卽謁祠亟改闢
伉大門翼以兩廡昔隘今敞以鄉貢進士張尙志行誼素
著命長斯堂劉公輩尊道尤篤知爲政之本矣淳祐癸卯
小雪前十日余過軍謁同舍賴友子厚子厚語予曰吾課
諸生暇詣祠炷香坐書院道心可涵養也吾何修得此
君之力余重太息夫長吏馭僚屬彼貪此廉乙勤甲惰或

夢夢無知也太中公攝倅南安乃獨知司理之一身能續萬世道統三才大本六經奧義遂以二子師其道而周子二程之學爲功天下後世非止一軍之士爲良士一軍之民爲良民也效大澤遠功與天地並矣居是邦者愛川谷幽雅土俗淳茂不歸功於人而歸功於草木曰關有梅也幽雅所從也不歸功於儒而歸功於佛曰嶺有虛能寺也淳樸所由也太中公洙泗人物知道故知人子厚復余曰父子相傳以道一難也兄弟相諂以道二難也師生相授受以道三難也非周程則難者三在周程則易者三余滋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六

太息子厚曰君衛道嚴吾當登君之言於石趣尙志伐石書之淳祐三年

勅賜道源書院額

南安

理宗寶祐五年十月二十日勅南安軍以周程書院改賜道源書院爲額先是知軍事吳革敎授趙希哲以額爲請其詞畧曰天祐國家篤生濂洛闡千古不傳之祕爲萬世斯文之宗家誦其書人祠其象故九江以濂溪曾寓於此而濂溪書院立焉隆興以濂溪曾宰於此而宗濂書院立焉至如吉之廬陵止以程太中曾慰於此而鷺洲書院又

立焉凡數書院皆蒙勅額例拜宸翰天下學者咸謂周程之道周流廣大如此豈知流派固通天下而淵源實始南安自慶歷四年元公以部使者辟本軍司理六年虔州興國令程公珣攝倅本軍知元公非常人令二子師之卽淳公正公也南安之人至今每自負曰吾州雖斗大三先生父子兄弟師友傳授斯道實始於此觀此則本軍又非他郡比矣今九江隆興廬陵皆賜勅額而本軍書院尙未蒙賜幾於沿流而不知溯其源士心勃然誠願朝廷照例賜文旌寵特以道源書院四字爲額上以尊道源之所自出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空

下以廣道化之所自行狀上及郭廷堅知軍事又狀請曰南安一郡德星合聚三賢相逢啟闢道源親相授受闡先聖數千年不傳之秘發後學千萬世大明之端而所創書院未被雲漢昭回之光士民昂昂望賜已久洪惟聖朝恢張文治上自辟雍崇化之宮下至諸賢讀書之室例拜奎書金璧輝煌而况道學根源之地亦何惜聖恩而不使之昭明於天下哉奏上制曰如請郭廷堅謝表曰昭同理學遵聖朝家法之源流褒表儒官示天下士心之標準俞旨誕布善類交歡竊以洙泗而降正統寢微濂洛之間真儒

輩出莫大乎北面尊師之禮首行乎南安弼教之堂自吟
風弄月以詠歸得其傳矣至立雪坐春而請益擴而充之
敞祠宇以奉安儼德容而如在諸生雲集一境風移荷九
重賜號以渙恩俾百世因名而求實恭遇陛下心融太極
道體純乾玩明通公溥之辭踐真履實守視聽言動之誠
倚衡參前偉三賢授受以開端以四字發揚而疏寵仰承
綸綍俯勵佩矜欽慕前修歸魚躍鳶飛之造更祈全美頌
鸞翔鳳翥之書

賜御書道源書院額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空

理宗景定四年御書道源書院四字賜南安軍從守臣饒
應龍之請也應龍上疏謝曰若稽慶厯四年元公周惇頤
爲南安理椽適大中大夫程珦攝通守事一見異之遣子
受學焉道源之傳實肇於此乾道乙酉敎官臣郭見義設
祠於三先生肄業之地嘉定己卯守臣劉強學改闢於學
宮之東而書院之名未立也淳祐壬寅漕臣江萬里始屬
守臣林壽公創置書院而勅額未頒也寶祐乙卯守臣吳
革有請賜今額而奎畫猶未覩也臣以菲材繼守此邦竊
惟天下講學之地如紫陽白鹿如鷺洲如稽山如建康之

明道鄂渚之南陽江陵之公安俱蒙宸翰褒表南安爲道
學發源之地乃獨闕典可乎輒因士民之請頓首以聞景
定癸亥七月旣望恭拜聖恩賜以御書道源書院四字仙
毫綉絲灼乎光風霽月之清明天墨流香濃然甘露祥雲
之霑潤儒官改觀吾道生輝臣謹率僚屬對揚麻命乃闢
高閣是崇是揭迺新傑閣以寶以藏冠帶雲集舞抃胥慶
慨念木鐸絕響千有餘載至我宋始有周程三君子出焉
元公時猶年少人莫知者大中乃獨有孟僖子之識命二
子以仲尼之事卒爲濂洛之真儒繼洙泗之絕學三先生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奎

講學此邦三尺童子皆知景慕乃越百二十餘年而後有
祠又七八年而後書院始創又十三年而後勅額始頒又
八年而雲章下賁褒崇之典至今日而始備天之福此邦
者若此其厚君之念此邦者若此其勤詩曰倬彼雲漢爲
章於天臣敢以此歸美於吾君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臣敢
與同志者自勉以報吾君作人之造云又表謝曰臣應龍
言天筆渙頒表道源之自出儒宮壯色作土氣之維新恩
被沼莪春生庭草竊以孔孟往而微言絕歷千餘載以無
聞周程生而正學明爲五百年之名世雖濂溪洛水同出

斯脈然江西橫浦實開其源觀當時師友之適逢信此地
傑靈之非偶一圖手授闡無極太極之真六畫心傳發先
天後天之祕文風肇始流派至今遺書皆口誦以家藏故
老尚耳濡而目染久創書堂而教育方祈宸翰以表章鳳
翥鸞翔自九天而來下鳶飛魚躍慶千古之幸逢伏惟陛
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行而王行而帝心正身修作之君
作之師俗移化美輒輟萬幾之暇特頒四字之書備八體
之端巖聳羣瞻之鼓舞敢不嘉與青佩期副洪恩如溥博
如淵泉驗川流之不息其追琢其金玉仰雲漢之爲章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齋

宋理宗賜道州濂溪書院額

道州守楊允恭援九江書院額請於朝理宗御緝熙殿書
道州濂溪書院六字錫以璽書馳賜之時景定四年二月
鐫於石石高丈有二尺濶半之圓首龜趺中鐫小字四曰
緝熙殿書蓋以璽文曰御書之寶下鐫守臣楊允恭謝表
曰星奎啟運洪儒傑出於瀟源雲漢爲章綠字煥新於鬻
字鸞廻鳳翥魚躍鳶飛臣惟我宋之右文乃有臣頤之侶
道接孔孟之不緒闡圖書之正宗瞻是春陵實其鄉國田
園數畝元豐之書契尙存林壑一邱治平之題墨猶在况

道郡之得名非偶而濂溪爲保以至今念書塾之興凡歷
幾載荷御匾之賜獨一九江顧維父母之邦未沐帝王之
寵闕然鉅典鬱若輿情不量遠地之微臣妄冀上天之妙
筆奏百朝上宸翰夕頒昭回六字之晶芒鼓舞一方之矜
佩襲前朝之美諡曰元昔舉易名之典屈天子之尊臨於
學肇開通祀之儀煥乎麗藻之文賁此維桑之里祇承羲
畫如對龍顏結霧霏烟永作九疑之輝映光風霽月喜同
多士以詠歸

宸翰閣恭紀

楊允恭 州牧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空

臣伏讀國史建隆三年壬戌車駕再幸國子監詔增葺祠
宇塑繪先聖先儒像上自贊孔顏又詔立十六戟於文宣
王廟門猗歟休哉此千萬世立廟之本原也開寶以後嵩
嶽睢廬四書院相繼初立蒙被寵綏而文風日益盛矣至
於天禧間元氣胥會時則九疑之下春陵之墟有臣頤者
出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著書上以繼孔孟之絕學下
以啟伊洛之正傳然後數千百年俗儒之習異端之教功
利權謀之說始不足以惑世而誣民我朝治體之粹所以
參帝王陋漢唐者實在乎此中間雖歷艱難變故之會而

人心之正理固存中國之正統固常尊安也恭惟陛下同符藝祖臨御以來崇儒重道之典視前朝爲大備用能再立人極重開庚申循環之運歲壬戌冬御緝熙殿親灑道州濂溪書院六大字以旌道學之源奎畫渙頒溪山改觀蓋百年所望而不可得者臣不佞思以承天休而後君賜爰建傑閣以珍藏闢臺門而摹揭勒諸瑤珉貽諸億萬與天地日月同垂無極載念舊塾規制狹陋非稱乃拓地鳩工凡祠宇講堂齋舍咸新之既成則集郡士相與勉之曰國家之建書院宸筆之表道州豈徒爲觀美乎豈便之專濂溪志

卷四 祠墓

李

習文詞爲決科利祿計乎蓋欲成就人才將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士之由是路出入是門者蓋亦果確用工希賢希聖庶不負聖天子立道作人之意景定四年

南安理廳先生祠記

宋陳宗禮

濂溪先生周元公之祠堂無處不有發揮道統之傳而爲之紀述者簡編亦旣富矣惟南安秋官廳實先生泄官之所有甘棠遺愛存焉河南二程夫子遵父之命執經問道於斯得舞雩詠歸之趣至今猶可想見於是焉爲之祠尤非他處汎汎焉遙敬之比先是設像於官廨之門外也已

不足以揭虔歲久廨圮祠事荒涼咸淳三年趙君孟適來
守是邦因地懷人欽崇惟謹迺先革舊廳而新之奉先生
像於廨之左昔之頽垣敗屋轉而大楹傑棟過者起敬善
類忻躍乃走千里請爲文以記之竊惟官有冗暇事有精
粗世變歧而二之然有道君子不以此加軒輊也理官以
明刑爲職自謂較出入於爰書比輕重於法律而性命道
德之學爲無預焉間有置心冲漠遊意太虛者則又於察
詞稽貌而深鄙之曰是塵俗也是吏職也吾何屑於是惟
濂溪先生以光風霽月之標來任典獄防民之事既不土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苴厥職暇則與其徒講求天地萬物混而闢一而萬之理
以脈絡乎聖賢千載之傳豈不體用並該本末具舉也乎
遠稽正範固未易一一推然庭前之草生意我同水中之
蓮淨植我似旣無一物非我則居官之際豈肯以人命輕
用國法又豈肯上下其手以奉長官喜怒居是官也禮是
祠也必盡心焉以廣天地好生之大德則往哲之風可紹
而賢太守所爲興起隆典不爲無益矣援筆而書何敢不
肅初鳩工於四月辛未告成於七月庚戌爲費錢十萬時

咸淳三年

嗚乎周先生之道孔子之道也斯道原於天命具於人心非羲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聖無以行斯道以濟生民非孔子之聖無以明斯道以救萬世夫天豈不欲斯道之常行哉顧勢有所不能耳然孔子既往千五百年之久復有周先生出而斯道之傳絕而復續蓋亦非偶然之故矣觀夫孔子之言概在六經茂以尙矣而鄒孟氏聞而知之自擬私淑其爲言曰性善曰義利而先聖之道爲愈明周先生生乎孔孟絕學之後乃以卑官辱寓南安當時有程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亥

珣氏獨能識先生而令二子師事之兄弟師友之間淵源流派耳聞目見口傳手授而其爲書則曰太極曰通書曰易傳發揮天人之蘊推明前聖之道所謂天地不悖鬼神無疑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詎不然歟南安之有道源書院肇於宋乾道乙酉郭見義所創三先生祠自是以來終宋迄元其間嚮慕之士如江丞相萬里輩皆累有興復寢久而廢國初更爲大庾縣學學有祠後學革而祠復廢景泰中郡人復之未備也成化紀元之初南安知府祠城姚旭太庾知縣吳郡夏璣出牧於此曰吾徒先務

之大有如三先生舊蹟宜不得緩乃相與捐俸爲倡率得
好義士民若干人協力一心重作道源書院於故址之後
榜其楣曰景行之堂藏書其中以待來學前礱巨石爲光
霽亭別爲一室貯宋理皇賜額之碑而又有周垣之固重
闕之嚴也圖狀而屬記於盛且曰學之弟子密邇書院願
聞所以教諸生者盛惟三先生不作又幾五百年矣而三
先生之遺書諸士有不聞而誦習之者乎志伊尹之所志
學顏子之所學周子之言也一命之士有存心於愛物於
人必有所濟此程伯子之言是亦叔子之言也士苟有志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矣

於道必終其身服膺乎三先生之言以篤行乎三先生之
道庶幾有以副乎今日興復之心而無負乎明盛之時爾
成化三年

府治後廳吟風弄月臺記

明張弼

周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時適程大中爲通判因遣明
道伊川二子從學而卒有得焉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垂萬
世太平之術故南安府有道源書院於學宮之傍固足以
表著之矣然昔之軍治卽今之府治三子之冠佩容與於
斯者非一日階墀堂序尙遺舊址流風餘韻未盡泯滅後

人朝夕於斯寧無感觸而景仰乎故因府治內廢臺刊除
草木甃砌而屋之而額之曰吟風弄月臺焉蓋以當時所
記濂溪志趣高遠常自吟風弄月程子亦云自見周茂叔
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可見襟懷同一灑落
不可以勢利拘也或謂周子政事精絕程子爲政上下響
應使遇焉則伊周不足多舍此不及而止表其吟風弄月
將與騷人墨客流連光景者同科耶噫難言也子路輩咸
欲得國而治之孔子獨與浴沂風雩之點將無意於用世
澤物者耶是難言也殆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則隨事順應斯與天地同心而萬物一體也卽吟風弄月
者舉一端而全體以著大用以該所以安百姓育萬物者
實不外是其爲政精絕上下響應吟風弄月之一致耶流
連光景者似若彷彿其致天壤矣是誠難言也非淺陋所
可窺也姑書成語揭之於臺天下後世必自有眞識在謹
銘之曰周程有臺永鎮茲府登勿乘興宴勿歌舞先哲之
遺孰敢戲侮圖書左右風月今古曰敬曰誠闢我門戶澤
物洗冤昭哉仁武遙追仁武斯民父母庶克事天弗愧守

土成化十二年

學以孔子爲宗宗其道也今制學必有廟以祀孔子正欲學者宗其道以修身正家而爲出治之本也屬望之意不旣深乎何近世之士徒誦孔氏書而不務師法故異端之徒足以幻惑天下之人心學者亦甘爲所惑而不悟非所謂智也然則人之智不智係乎理之明不明理明則見真力定富貴貧賤生死舉不足以動其中何異端之能惑哉雖然理學之不講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吾甚爲之懼成化癸巳夏四月因謁江州學廟見前有池世傳周子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植蓮於此遂謀及郡守謝侯竣肖濂溪先生像於祠中書太極圖說於祠壁刻晦菴所書光風霽月四字於祠之楹於戲先生大明孔子之道於千百載之下者也諸士子果能日究先生陰陽動靜之指歸光風霽月之氣象優游涵泳溯流尋源於以明乎天地之所以覆載萬物之所以並育聖賢之所以爲聖賢愚不肖之所以爲愚不肖與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無一不了然於胸中則卓然不爲異端之所惑夫然後知所以誦法孔子以修其身而推以及人者爲有本矣成化九年

興復道源書院祠記

明謝鐸

南安守天台盧君濬旣興復道源書院而以書來告鐸曰
南安故濂溪先生之仕國實二程先生所從以受學之地
也蓋宋慶厯中先生嘗爲南安司理二程之父大中公實
倅於茲知其爲知道者因與之友且使二子受學焉卽所
謂每尋仲尼顏子樂處而吟風弄月以歸者也南渡以來
凡先生宦游所至若洪若韶若江州皆有祠以尊奉之况
南安道源書院之榜實理宗御書以賜顧得而後之哉我
國家益崇正學成化間姚守旭雖嘗更新之而歲久寢壞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宏治庚申復圯於水濬移守於此大懼弗稱乃圖興復白
於提學錫山邵公議以克合經始於今年甲子之春至仲
夏而成祠凡四楹先生南向二程先生左右列以侑焉祠
後爲景行堂前爲光風霽月亭亭前爲大門取故御額而
揭之屬鐸以記其事嗟夫先生之道高矣美矣豈予小子
之所敢知然嘗究觀儒先之說蓋先生道本天畀學匪師
傳著作圖書闡發精蘊體用一原隱顯無間上接洙泗千
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脈絡分明規模宏遠遂使孔
孟之後斯道再明如日中天如水行地由是而觀先生之

道實天下之所共仰百世之所當祀者蓋嘗秩之孔廟與
天地相終始矣豈區區一方之仕國所得而專之哉惟觀
其去思之蹟仰其過化之神則所以致其尊奉之誠有不
能自己者耳宏治十五年

查取後裔赴九江守墓公檄

江西按察司僉事王啟呈詳巡撫江西都御史林公俊爲
崇奉先賢激勵風教事本職於宏治十年巡歷至九江府
據府呈詳宋儒周元公先生世家道州因過潯陽愛其山
水之勝遂築書堂於廬山之阜今在本府德化縣十里許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至於其沒又葬於栗樹嶺下僅去書堂五里許先生之母
與其夫人皆葬在內則先生之魂魄固安於是矣雖極崇
奉如孔廟闕里亦不爲過自宋郡守潘慈明重修書堂朱
文公會爲之記及文公出守南康先生子孫自九江奉愛
蓮說墨本於文公則知當時曾有子孫至我朝代巡徐杰
項璉副使焦竑陳玠兩次修舉祠院今皆圯壞其子孫亦
無一人爲守祀事懼無以奉先賢而光文治今欲修理書
院并築濯纓愛蓮光霽交翠四亭以致景行之私或買田
數頃或量撥白鹿洞租穀數百斛請先生子孫一人來守

祀事等因奉院批行江西提學道計議停當具覆督學副使邵寶議曰濂溪周子生於有宋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語其時貞而復合論其地大而將化萬世允賴無庸贅贊乃若九江因水濯纓依山築室存既寓其精神沒復藏其體魄實與故里相類而有墓無守有祠無祀於崇儒重道之意誠爲未稱謹按范文正公爲宋名相生於蘓而葬於洛二處皆致享祠岳武穆王爲宋名將生於相而葬於杭兩地皆極崇奉而况宗師後學如周子者哉由周再傳是爲朱子朱子貫於婺源產於建陽今兩處皆有秩載享祀地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異禮同竊謂周子之於九江如婺如建當比其一又分巡副使沈 議曰修建書院祠堂應行南昌吉安撫州臨江饒州五府豐城進賢新塗吉水泰和餘千金谿新喻樂平安仁十縣各掌印官於存留三分數內捐十之一送九江府買材鳩工則官不費而民不勞其查取子孫守墓應咨湖廣布政司用心查取真派子孫供費縣食前來等因移咨湖廣布政司行永州府道州查取周子真派子孫供費縣食前往九江守祀宏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一起送庠生周綸前往九江府德化縣守元公墓奉祀其後子孫例

准奉祀生員二名至今因之

重修墓祠增置祭田記

明傅楫

正德辛未春予游九江之匡廬山父老輩欣欣然指顧曰
賊廬而峯者爲蓮花峰頤峯而嶺者爲栗樹嶺賓廬距峰
之嶺而肖主厥墓者營道周濂溪先生也窆母夫人仙居
鄮縣君左者從遣命也去墓下三十步有祠誌銘顛末於
祠之下者先生友行潘君興嗣也去祠七里有溪不他名
而仍營道濂溪者先生不忘故里心也溪上築室榜以濂
溪草堂者先生來二程講道處也堂下撰記壽石者南康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墓

太守仲晦先生也數百年來兵燹繼至朝代交謝有墓無
祠有祠無祀有祀無子孫奉守之國朝相沿惟一博士僅
奉守營道祠祀者宏治庚戌浙東童公潮始置祭田越戊
午陳公哲增置之高公友璣亦然癸亥都憲莆田林公俊
始刺營道博士公求分派爲奉守主又明年提學副使錫
山邵公寶奉准例朱仲晦兩處祀事自茲祠有祀有而奉
守者兼有之也祠如式祀額羊一豕一春秋行也奉守者
爲先生十一代孫綸其人也逮今又十年歲有常祀祠宇
不葺神將何棲奉守有人祀日寢廢額辦胡自間有二三

君子雅重懷之或艱於歲時之不登或限於去就之靡常
或緩於志力之不勇悲夫正德庚午春新安汪公淵來同
知府事喟然嘆曰我輩學者賴先生指南明道德中禮義
牧郡士位大夫此事不爲更爲何事相視墓所計功審力
附山求材琢石樹墓大書濂溪先生四字刻於土深近寸
許復增置祭田如後數畝勒於碑陰殷勤斡旋不減家
事嗚乎汪公之心其林邵諸公之心乎綸徵記於予予不
揣固陋特述父老公論以實之俾後之君子奮起是心者
有所考焉正德六年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三

重修濂溪先生墓記

明廖紀

濂溪周先生墓在九江郡南十里許其境最幽勝先生世
爲湖廣營道人任南康郡守時愛廬山風景不殊梓里築
書堂於山之麓時與二程先生講道其間熙寧五年遷母
封仙居縣太君鄭夫人窆於清泉社蓮花之岑越明年先
生卒附於夫人之左竊考先生應五星聚奎之運崛起於
宋天禧間毅然繼孔孟倡道學泄造化之機發聖賢之蘊
吏治厯厯具載宋史嘉定有封朱晦菴有記胡五峰有序
潘南豐有誌趙清獻公輩有題詞見諸名世大儒手筆居

多後學不敢復僭贅也嗚乎溯先生之墓肇自熙寧六年
逮今五百四十餘年此墓委於榛莽謁者嘆息安治二年
前九江守慈谿童公集石修治聳然可觀正德辛未今守
蔚川李公重爲繚垣增飾廟宇規制雖秩然而墓之礪魄
尙罅馬鬣尙缺埏塋尙有高下瀦潦芻豢又或灌溉而蹂
躪寢傲若此烏足安先生神靈哉正德壬申春主事靖州
宋君來司國計謁文廟之明日往拜先生墓下因覽山川
尋故考實謂修廢之責誰不容儻乃捐公廩陶甓數萬備
工經營越兩月畢行釋菜禮告成於是礪者塞缺者完高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七

下者平灌溉蹂躪者瀉而禁種種完固廟貌改觀而允妥
先生神靈矣又置墓前田二十畝以贍守祀是心也卽晦
菴先生每郡縣輒祀先生於祠波汲表彰而尊崇之者歟
嗚乎先生道在萬世崇比闕里亦不爲過但世之宦遊者
舉因陋就簡習常安故如宋君者能復幾人繼自今始凡
讀濂溪先生書仰其人當思踵其迹誦其言當思踐其行
窮則身體先生所謂學顏子之學達則力行先生所謂志
伊尹之志相與勉之何患聖賢之道不明不行也哉謹書
此以告來學云正德七年

重修吟風弄月臺記

南安

黃芳

南安郡治東有臺曰吟風弄月志周程授受之地也周程大賢也賢者所過有遺思焉卽其地昭其迹表賢以勸教司牧者之所先也四字掇程子語蓋假物象以狀有道者心境融徹而吾雍容其間倡酬孚志若有遇焉故耳非流連光景之謂也夫心本澄湛淆之乃汙汙則障闕不通湛則渾然與太虛爲體故能同於物同於物故能隨遇以遂其樂而無間焉學而至於樂學之極也孔顏所樂何事惟周程知之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程子曰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五

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皆身其事而形諸言者也匪風其清匪月其明神和意閒天君內瑩隆汙異遇動止咸寧非深於造詣而遽語此味則將以適然之感而指爲耽玩之所安也嗚乎遠哉後人登憩斯堂緬懷往躅凜行勵操洞啟靈秘無以情撓無以欲昏沉潛優游不懈益致則斯樂可幾矣臺成於前守張弼歲久圯敝今守何侯文邦始視事輒構材新之是誠知所先者正德十六年

九江祭先生墓文

宋

孔文仲

經甫

嗚乎童蒙之歲隨宦於洪論父之執賢孰如公公年壯盛

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公貳永州嘗以旅見公貌
雖衰不以憂患主簿江西公使於南視公如得豈進之貪
二十年間再覩長者雖云不屢意則輸寫廬山之麓是日
九江皆非士人來寓其邦此願彼期終爲鄰里鄰何今歸
乃弔公子嗚乎公之平生恥不明時壅培浸灌厥聞大馳
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今無比伊傳自視出其毫纖以惠
百城千里之足尋人于征民瘼以瘳自病易州謂宜復聘
遽掄一邱公之於世惇篤久長有志無年孰聞不傷况如
不肖辱公知厚通家之密中外之舊再拜墓下欠哀以詞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墓

情長韻短續以漣洏

奉安濂溪先生入祠文

朱

子

南康太守

惟先生道學淵懿得傳於天上繼孔孟下啟程氏使當世
學者得見聖賢於千載之上如聞其聲如睹其容授受服
行措諸事業傳諸永久而不失其正其功烈之盛蓋自孟
子以來未始有也熹敬誦遺編獲啟蒙吝茲焉試郡又得
嗣守條教於百有餘年之後是用式嚴貌像作廟學宮并
以明道先生程公伊川先生程公配神從享惟先生之靈

實臨鑒之謹告

九江命祀文

明正德丙寅從學臣邵寶之請憲

文

惟公闡明道學上稽古先指授圖書下開統緒功紹六籍

名垂兩間體魄攸藏光霽如在茲惟仲

春秋

薦事有期國典

肇稱有司是寄駿奔政後嚮往彌深

九江致祭文

景泰七年

宗子周

冕 博士

惟我鼻祖宋儒先覺克紹魯鄒以啟河洛壯則宦遊南康

終則安厝廬嶽歷代加封有功道學迨至聖明崇德崇賢

子孫襲爵冕等今承檄召來自鄉國祀守先隴孝思維則

遠具脯醢肅將牲帛罄竭衷忱敬陳幽宅神若永存庶知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全

敬格

九江謁元公祠文

明何

遷

九江通守

嗚乎先生之學妙契先天圖書之著大道彰焉以繼往聖

以開後賢渾淪再闢永衍正傳廬山之麓祠墓森然春秋

祇薦儀典相沿遷夙志聖學仰慕有年茲倅是郡益激倦

倦卜吉展拜薄陳豆籩誰其配之明道伊川嗚乎先生往

矣神弗俱湮冀牖我明冀鑒我虔

白鹿洞祭先生文

明李夢陽

江右學憲

嗚乎孔亡孟殂言湮聖迹六經僅存異端為敵天降夫子

起自南陲繼往開來文乎在茲圖書啟祕我明我聰譬晦
而旦江河地中嗚乎夫子道光蹟幽貞履坦坦自彼魯鄒
峩峩廬山公遊而棲爰墓爰祠百世是師夢陽沐馨研粕
年逾三紀志銳質劣無成內悔文鐸忝竊言邁江邦過公
里阡汗顏徬徨式修厥明以奠以祀品豐於豆我酒伊旨
誰其配之二程夫子浴深貫奧敢忘本始神格相予造化
髦士

濂溪祠祭文

王啟
江西僉事

洙泗迹逝大義乖違賢哲篤生文明應奎濂水之源一啟

濂溪志

卷四 祠墓

全

月巖之光遂輝意思發洩於庭草道體灼見乎精微闡百
代圖書之祕闢千載人心之迷二程從游道學復恢偉哉
有功於聖門來今始獲乎依歸有祠翼翼享祀維時光霽
如在庶以慰吾人仰止之私

